舊注蒙求

中

蒙求卷之中

滕公住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常駕至東都門。馬悲鳴踠地不前。公使人掘之三尺。果得石槨。有銘。視之皆古昔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曰。嗟天乎。吾死其安此乎。

神怪志。將軍王果。昔爲益州大守。路經三峽。舩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槨。問舊

松坡書舘藏

行之人皆云見之已久果令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歪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視銘愴然云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捨去因留爲營斂及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耻醮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家貧好學不事産業其妻求去買臣謂妻曰余年四十當貴今三十九矣妻不听遂去買臣明年詣闕上書武帝時爲侍中後遷會稽太守歸鄉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歸給衣食妻慙而死

後漢周澤字穉都爲大常卿清潔脩行常卧病齋居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大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也

馬后大練孟光荆釵

列女傳漢明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選入宮及爲后身衣大練率先節

儉也。

列女傳。孟光姿貌甚醜。德行極高。年三十不肯嫁。父母問所欲。對曰。欲得賢夫。節操如梁鴻者。鴻乃娶之。常荊釵布裙。與鴻隱霸陵山中。每進食。常舉按齊眉也。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史記。顏叔子魯人。曾獨居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有一女子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乃破屋以續至明。且明不二志也。（史記恐詩傳之誤）

後漢宋弘字仲子。以清行致稱。時明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欲妻之。以弘先有妻。難斥言。漸漸試之。引弘於屏內。從容謂弘曰。諺曰。富易交。貴易妻。有之乎。弘曰。不然。臣聞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友不可忘。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鄧通銅山 郭況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陽人。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帶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甚

說尊幸之。賞賜金鉅萬。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遂賜蜀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後景帝時通竟餓死矣。

東觀漢記。郭況爲鴻臚卿。上數幸其第。常賞賜金帛。京師因號況家爲金穴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曰、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標題之侯）

秦彭攀轅

侯霸卧轍

東觀漢記。秦彭字國平。拜潁川太守。及去任。老幼攀轅號泣矣。

後漢侯霸字君房。王莽初爲淮平太守。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沈休文齊故安陸王昭卧轍之戀、李善注引東觀漢記、與此文同、）

淳于炙輭

彭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博聞强學。無所不至。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然而承意觀色爲務。故曰炙輭髡。輭者車之承膏器也。炙之不盡。猶有餘流。言髡智不盡如炙輭耳。

晉書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與王澄爲友好。
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
絶。
大眞玉臺　武子金埒
世說。温嶠字大眞。喪妻。後從姑劉氏家值亂散。有
一女子。甚有姿貌。姑以屬嶠覓女婿。嶠有自婚意。
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何如。姑曰。何敢比汝。數
日因下玉鏡臺一枚。竟成交禮。劉氏以手披紗扇。
撫掌大笑曰。我疑是老奴。果如所料。

世說。王濟字武子。被責移第北邙山下。麗服玉食。
買地作埒。布錢遍地。時人號金錢埒也。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巫馬期爲單父令。帶星而出。帶星入。日
夜不安居。以身親之。單父化焉。宓子賤爲單父令。
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化。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
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故勞。吾任人故逸
也。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大眞大眞

後漢郝子廉字仲翁大原人也。嘗遠行於路飲馬。輒投錢井中。過姊家。姊設飯。遂暗留金錢席下。而去。

後漢雷義字仲公。常濟人死罪。有人密投金於承塵上以報之。重不知。後葺屋得金。金主已死。乃封金送官也。

逢萌掛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人也。掛冠避世遼東而不仕。

魏胡昭養志不仕。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摯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席。韜聲匿跡。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字子晉。河東人也。顯宗時爲葉縣令。有神仙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闕。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大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焉。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人。曉養性之術。年向百歲。猶有壯容。人以爲仙。精有術。作五禽之戲。一曰

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導引血道。又体有不快。起作禽之戲。怡然而汗出。身体輕便。而欲食。吳普施行之也。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秦時程邈字元岑。始皇用爲獄吏。得罪。雲陽獄中系囚十年。邈獄中改篆爲隸書。楷書是也。於是始皇善之。免其罪焉。

史記。周宣王時。史籀爲史官。改古文以爲大篆也。

始著十五篇篇。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世說。王承字安期。爲東海太守。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魚何足惜哉。有犯夜者。爲吏所相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无令鞭撻窮越。以立威名。非致化之本。使送歸家。其寬恕如此。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人。曾爲獄吏。積功至廷尉。後爲丞相。嘗出逢清道郡人鬬死傷橫道。吉過而不問。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牛行

遠近。或譏吉。吉曰。民相殺。長安令京兆尹所職。歲竟。丙相課其殿最。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必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也。

賈琮褒帷　郭駕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爲冀州刺史。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其風竦震。

後漢郭駕字喬卿。爲荊州刺史。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顯宗巡狩至南陽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晃旒。駕令去襜帷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也。

岡本注引華陽國志曰、明帝賜三公服、敕行去襜帷露冕、使百姓見之、所謂露冕蓋本於是、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列女傳。馮媛昭儀左將軍奉世之女。從元帝幸虎圈鬬獸。熊逸攀檻欲上殿。群臣皆走。昭儀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對曰。猛獸得人而止。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前漢成帝班婕妤。賢才通辨。帝嘗欲同輦。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之末。乃有女嬖。今同輦得無似之。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巫祝詛上。考問婕妤。對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況爲邪欲以何望。且令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上善其對。賜金百斤

王充閉門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常於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前漢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讀誦。

穿子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後園。其精勤如此。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爲江都相也。

平叔傳粉　弘治疑脂

魏何晏字平叔。美姿容。面至白。文帝疑其傳粉。夏日賜食熱湯餅。旣啖之大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晉杜乂字弘治。美姿容。王羲之見之曰。膚若凝脂。

眼如點漆。眞神仙中人也。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楊寶字文園。年九歲時。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地爲蝘蜓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採黃花飼之。百餘日瘡愈。且去。暮來。忽一朝變爲黃衣年少。持玉環一雙報曰。子帶此環子孫累世爲三公。寶生震。漢明帝時爲大尉。震生秉。和帝時爲大尉。秉生賜。安帝時爲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爲司徒。震至彪四世三公。德業相繼也。

搜神記。毛寶行於江上。見漁父釣得一白龜。寶贖放江中。後十余年。寶守鎮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突圍出。赴江。脚如蹈着物。視之。乃昔所放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服本考例曰、萬曆刋本、此題作楊生黃雀毛子白龜、以避寶重、蓋後所改、雖不可必從、似有其理、岡本注曰、按養龜者非毛、寶矢、其軍人也、何得題毛寶、當楊兒黃雀毛軍白龜而允當耳、愚按舊本既作楊寶毛寶、而不避寶重、因今不遽改之、）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列女傳。宿瘤者齊東郭採桑女也。項有大瘤。名曰

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問曰。寡人出遊。少長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中心何如。宿瘤何傷。王大悅。命後車載之。女曰。父母在堂而隨大王。是奔女也。王大慙。遣使奉金百鎰賜之。父母驚惶。欲沐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卽不識也。於是如故至。閔王立爲后。朞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及女死。燕遂屠齊。（中心何如今行列女傳作予不忘中心謂何）

列女傳。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過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爲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曰。此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馬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走。倩吾兄追之。逢水溺死。使我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逃乎。

韋賢滿篇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爲丞相。致仕。小子玄成字小翁。

位亦至丞相。賢嘗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前漢夏侯勝字長翁。嘗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竹林七賢論曰。阮簡阮咸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累二十年。（世說任誕篇法引竹林七賢論載之、畧同、黍下有臛字、）

晉袁耽字彥道。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聞耽俊邁。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聞之。而不識。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賭。俄頃克數百萬。耽投馬絕叫。旁若無人。採布帽擲地曰。汝竟識袁彥道否也。

蘇武持節　鄭衆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役匈奴中十九年。後得歸。仍持

舊節。

後漢鄭衆字仲師。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也。

郭巨將坑董永自賣

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堀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文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徐氏曰、舊註引孝子傳、今此本無孝子傳字、或恐此文全取孝子傳、故徐氏云爾乎、）

後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自賣身爲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一婦人姿容端美。求爲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絹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之處。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也。（徐氏本、舊注引日記故事云、釜量名、容六斗四升、土俗得黃金一釜、岡本注云、釜與鬴同、永爲東漢人、按此事本出於搜神記、而云董永云云、此本有後字、以董永云云、舊注漢董永云云、）

東漢末人、則爲後漢人明矣、後世有董仲舒爲永之子之說、搜神記曰、永生一子、名仲、深于天文術數之學云云、因誤而附會者耶、徐氏攷究不覈、遂以爲前漢人、故刪後字誣舊註、尤謬矣、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放蕩高節。常云。寧蹈東海而死。不願爲秦臣。

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王用其計。既雪會稽之恥。遂乘扁舟。浮於五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齊人以爲相。蠡乃歸相印。閒行而去。止于陶。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貨物所交易。

乃治產業。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友疎遠昆弟也。（原本引貨殖傳、徐氏引越世家而刪改之）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到洛陽。在大學傍。得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緝楊柳爲簡以寫經。前漢路温舒。鉅鹿人也。父爲里監門。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太守見而奇之。使歸學。後仕至臨淮守。（任彦升薦士表曰、集營映雪、編蒲緝柳、伯道無兒　誓絕不孤

晉鄧攸字伯道。逢亂負妻子及其弟之子俱逃。爲賊所追。度不能兩全。遂係其子於樹上。與弟子俱行。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所由。乃攸之外甥。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晉嵇紹字延祖。父康臨誅謂紹曰。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薦爲秘書丞。累遷侍中。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端冕以身捍帝。遂被害。血濺御服。帝哀嘆之。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仲血。切無去。元帝

表贈大尉也。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綠珠。石崇之妓女。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傍。使者以告。崇盡出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藴蘭麝被羅穀。曰任選。使者曰受命取綠珠。崇悖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汝得罪。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

死崇詣東市。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崇不能荅。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之女。新寡好音。司馬相如至其家。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乃歸臨邛。盡賣車馬。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着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耻之。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雖貧。其才足依。何辱之如此。王孫乃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相如著子虛賦。因楊得意達於武帝。帝召拜爲郎。累轉孝文園令也。

伊尹負鼎　窮戚扣角

史記。伊尹負鼎俎。以滋味干湯。致於王道。

三齊畧記。窮戚候齊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粲粲。白石爛爛。中有鯉魚。長尺有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飲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之。因以爲相矣。（中有鯉魚八字、徐氏刪之、漢書引此歌亦無此八字、粲粲作砾砾一字、爛爛作爛爛一字、又按半字爲韻、重用半字、其義未審、）

趙壹坎壈　顏駟蹇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人也。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屢抵罪幾死。得免。作窮鳥賦。長揖司徒袁逢。逢命相者相之。曰。仕不至郡吏。竟如其言矣。

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舍。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爲郎。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爲郎。帝問何久不遇。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朝不遇。帝感之。擢爲會稽都尉。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也。爲渤海大守。勸民務農桑。使人賣劒買牛。賣刀買犢。

前漢文翁爲蜀郡太守。見蜀地有蠻夷風。欲誘進之。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郡國立學校自文翁始也。

晏御洋洋　五鹿岳岳

列女傳。晏平仲爲齊相。將出。御者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其妻窺見謂夫曰。宜乎子之卑

賤也。晏子長不滿六尺。相齊君。名顯諸侯。志氣恂恂自下。今子長八尺。爲人僕御。意氣自以爲足。妾雖無德請去。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此本引列女傳、徐氏改引史記、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元帝令與諸易家論其同異。充宗乘貴辨口。諸儒莫能與抗。朱雲攝齊登堂。抗首論難。連挫五鹿君。諸儒語云。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也。漢書挫作拄、注云、拄、刺也、小顏拒也、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昔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並以明經著聞。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劉備以爲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與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若使處治中別駕之任。當展其驥足耳。

晉春秋

後漢仇覽字季智。考城人也。一名香。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署爲主簿。謂曰。主簿得無鷹鸇之志耶。覽曰。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也。

葛亮顧廬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奉表於後主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姓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前漢韓信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齊戒設壇場具禮。拜信爲大將軍。遂滅楚也。

王褒栢慘　閔損衣單

晉王褒字偉元。父見殺。褒痛父非命。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史記。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孝心不怠。母疾之。所生子衣綿絮。損以蘆花絮。父冬

日令損御車。體寒失鞚。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後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字本注曰、事文類聚後集載此事、而文畧也、又孝子傳載之、又韓詩外傳有此事、按此本引史記、恐誤今見孝子傳與此文大有異同）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博物志。蒙恬爲秦將。製筆自此始。

後漢蔡倫字敬仲。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弊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此無不從用。故

天下咸稱蔡侯紙也

孔伋縕袍　祭遵布被

說苑。孔伋字子思。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狐白裘。子思不受曰。伋聞之。妾與不如遺弃物溝谿。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谿。是以不敢當。

後漢祭遵克己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袴卧布被。夫人嘗不加緣。帝重之也。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韓詩外傳。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

之子。武王之穹。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士。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舊註引韓詩外傳、徐氏引史記而刪改之。）

後漢蔡邕字伯喈。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在外來謁。邕倒屣迎之。曰此王粲有異才。吾不如也。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晉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常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予不覺如此。其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

世說。王導與周顗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顗心欲之。顧問無怍色。有司奏顗耽荒。詔原之。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漢安帝初。遣八使徇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帝曰。豺狼是誰。曰是梁冀也。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京師震竦。是日誅冀也。古寫本朝鮮本俱有是日誅冀也五字依漢書謀冀非張綱奏言日事詹注為誤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荅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後漢郭泰字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也。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字靈均。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甚任之。與楚同姓。襄王甚任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其能。因說之王。遂放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耶。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所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啜其醨。原曰。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

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塵埃乎。漁父悠然而笑。鼓枻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予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余足。遂去不復與言。原乃懷石自投汨羅江而死。應劭曰。汨水在羅。上恵任之四字恐衍古寫本世俗之作世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起。掃齊相舍人門。舍人怪問之。勃曰。願

見相君。無因故爲掃。於是爲勃通曹參。參因以勃爲舍人。

晉潘岳字安仁。性趍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見其出。望塵而拜之也。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好鐘律知音聲。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前漢翼奉。好曆學善陰陽之占。上封事。其略曰。觀性以曆。觀情以律也。古寫本無學字

甘寧奢豪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性奢豪以繒錦維舟。去則弃之。

孫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也。

世說。陸凱字敬風。忠鯁有大節。孫皓問曰。卿一宗在朝幾人。荅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

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史記。段干木。隱居不仕。魏文侯累召不就。文侯出過其廬。未嘗不下車。左右問曰。君爲國之主。何恭如此。文侯曰。寡人富于財。干木富于義。

高士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辭不受。與其妻逃去。爲人灌園。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語林。杜預字元凱。常云。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

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絶妙。時人謂云。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韋誕曰。伯英草聖。家中衣絹。先書後

練之也。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爲人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也。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少時家貧。曾至下鄉釣。有一母哀之與食。信云吾必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豈望報乎。後信爲楚王。都下鄉。召漂母贈與百金也。（下鄉作下邳恐訛、今改之、）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好爲數代天子。三人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山六十來步。回首並爲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塚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和休。和生皓。爲晉所伐。降爲歸命侯也。（鍾曰好爲）

數代天子八字諸本無之

壺公謫天　薊訓歷家

後漢費長房見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華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飯畢而出。翁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笑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薊訓歷家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抱隣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即埋之。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比居大學。諸生爲請子訓。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遠近驚

異也。（列仙傳、二百年作三百年、而注舉其異同而辨之、服本岡本俱作三百年、）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蟆

後漢劉玄字聖公。稱帝於南陽。號更始。見群臣列位。羞不能對。俛首刮席。後爲赤眉所殺。

晉惠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鳴者爲官乎。賈胤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天下荒亂（一作蜀）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

伊籍一拜　鄺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嘗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辨。欲折其辭。籍入一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機捷類皆如此也。

前漢酈食其大梁人。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洗足。食其不拜。長揖曰。足下欲誅無道秦。不宜踞床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延上座。論天下之得失也。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前漢倪黯姊之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文章叙錄。應璩字休璉。好屬文。嘗作百一詩曰。問

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璩爲侍郎。又爲常侍。又爲侍中。故稱三入也。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爲人短小。靜悍不飲酒。少時爲陰賊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劫不休。乃鑄錢掘塚。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

本傳無劫字原本脫寫本俱有之恐誤

前漢魯人朱家。與高祖同時。尚儒教以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不伐其能。專脫人之急。甚於已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布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也。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爲細陽令。麥秀兩岐。每節放因歸家。感其恩。刻期而至也。

垂泣也。

豫讓吞炭　鉏麑觸槐

史記。豫讓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趙襄子殺智伯。以頭爲飲器。讓乃變姓名。入塗廁中。欲爲智伯報讎。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得赦之。後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乃搜得。問曰。子事范中行氏。不爲報讎。反臣智伯。智伯死。何報之深。讓曰。范中行氏衆人以遇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故以國士報之。願請君之衣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抜劒三躍而擊曰。可以地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而死。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彈。九宰夫腕熊蹯不熟。殺之。趙盾驟諫。公使鉏麑賊之。麑晨往。寢門闢。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死矣。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阮孚字遥集。好屐。祖約好財。未判其得失。有人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

盡餘兩小麪傾身障之。或有詰阮。正見其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輛屐。神色閑暢。曾無愧焉。焉。晉書世說、俱綑作量、義同、雙屨也、

初平起石　左慈擲盃

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家中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入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之。道士引至金華山中。相見悲喜。兄便問昔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與兄俱往。初平叱之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万頭。初起便棄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遂得仙。初平易姓名爲赤松子。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學道能使鬼神。曹公聞之召見。因設酒。時天寒。溫酒。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飲。慈乞自飲。飲畢以盃擲屋棟。杯懸棟動搖似鳥飛。欲落不落。人但視杯不覺失慈所在也。舊本引神仙傳今從舊本、徐氏本頗有異同、岡本又改之加是正云刪畧之、徐氏本頗有異同、岡本又改之加是正云刪正焉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從溪往。忽逢桃林。夾岸無復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復前行。窮其林。盡水源。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豁然開朗。屋舍田池。阡陌交通。鷄犬相聞。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言避秦亂。至此。問漁人。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魏。聞皆歎惋。漁人既出。遂迷其處也。

續齊諧記。漢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粮盡。望山頭有桃。取食。覺少健。又望見蔓菁菜。從山腹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便喚劉阮姓名曰。郎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華飾。床帳帷幔。七寶瓔珞。左右侍直。青色皆端正。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又設甘酒。有數仙客將三五桃來慶女。各出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客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宿。行夫婦之禮。駐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今來此與仙交接。是宿福所招。遂住半年。天氣常如二三月。鳥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從溪往。忽逢桃林。夾岸無復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復前行。窮其林。盡水源。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豁然開朗。屋舍田池。阡陌交通。鷄犬相聞。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言避秦亂。至此。問漁人。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魏。聞皆歎惋。漁人既出。遂迷其處也。

續齊諧記。漢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粮盡。望山頭有桃。取食。覺少健。又望見蔓菁菜。從山腹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絶妙。便喚劉阮姓名曰。郎來何晚。因邀過家。廳舘華飾。床帳帷幔。七寶瓔珞。左右侍直。青色皆端正。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又設甘酒。有數仙客將三五桃來慶女。各出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客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宿。行夫婦之禮。駐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今來此與仙交接。是宿福所招。遂住半年。天氣常如二三月。鳥

啼悲慘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作歌吹以送。劉阮從洞口出至大路。得還家鄉。并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云傳聞上世祖入山不出。不知何處在。無親屬可栖宿。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也。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水。僕射王儉牛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屨

晉石崇字季倫。性豪華。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也。帝賜愷珊瑚樹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碎之。愷怒。崇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也。

史記。楚考列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是時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璹璔簪。刀劒

室以珠玉飾之。春申君賓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見趙使。趙使大慙也。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初嫁袁紹中子熙。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也。

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座中衆人皆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乃收楨減死輸作。

胡嬪爭樗　晉武傷指

晉胡貴嬪名芳。父奮。武帝平孫皓。選皓宮人數千。掖庭殆將万人。而有寵者甚衆。帝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宿。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引帝車。而芳最蒙寵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帝曾與之樗蒲。爭錢傷帝指。帝云。此固將種也。芳乃對云。芳父奮北征公孫。西征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也。

石慶數馬　孔光溫樹

前漢石慶為大僕御。從御出。帝問車中幾馬。慶以

策數馬訖。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中最簡易。猶如此。父奮及兄弟四人皆位至二千石。時號奮爲万石君也。

前漢孔光性謹慎。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沐日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故事。或人問光溫室省中樹何木也。光默然。更荅以佗事。其不洩如此。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晉翟湯字道淵。潯陽人。子莊孫矯。世有隱操。庾亮臨江州。聞湯之風。束帶躡履詣焉。禮甚恭。亮問之。君高蹈世表。僕敢望其恭耶。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也。舊注引晉陽秋、世說注載之小有異同、徐氏引晉書隱逸傳而刪改之者謬矣。又按翟湯字道淵、高祖諱也、舊注據晉陽秋、而不改之

世說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詢曰。聞箕山人似爾否。詢曰。筐篚苞苴。固輕天下之寶。徐氏曰、舊注引世說、今本無載、服本標注曰、今按前節見世說補本、然語林後出、徐補不及有理、若後節載古本世說棲逸篇、似失考、

優旃滑稽　落下曆數

史記滑稽傳。優旃秦倡侏儒善笑言。然合於大道。

始皇置酒。而天大雨。陛楯者露寒。旃哀之。有頃憑檻曰。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幸無濕。於是得半相代。帝欲大開苑囿。旃曰。善。寇從東來。令禽獸觸之足矣。帝乃止。二世欲漆城。旃曰。善。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然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

史記落下閎善推筭曆數。班固史傳曰。曆數則唐都落下閎。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前漢邴丹字曼容。養志自修。仕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而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爲子孫男女嫁娶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已死矣。遂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徐氏刪當如我已死矣六字、世說有之

師曠清耳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晉平公鑄大鐘。使工人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後師涓果與曠同。乃稱曠清耳。愼子

曰。離婁之明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咎賓戲曰、牙絃、離婁眇目於毫分、標題盖本于此、清耳於管仲文照鏡臨江折軸

世說。殷湛字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忽任東陽大守。意甚不平。乃與桓徽謀及。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出於世說黜免篇、乃與桓徽謀及以下、世說註引晉安帝紀載之、文小有異同、徐氏引晉書俱刪改之前漢臨江閔王名榮。景帝長子。初爲太子。廢爲臨江王。後徵還京師。臨發車軸折。江陵父老泣言。吾王不返矣。至長安自殺。葬藍田。有燕數萬。啣土堨置塚上。益墳矣。百姓憐之。

欒巴噀酒 優師舞木

神仙傳。欒巴字叔元。蜀郡人也。漢帝召爲尚書。正旦大會群臣。巴乃含酒。望西南而噀。帝問其故。荅云。蜀有火災。故以救之。即遣使往驗其言。果云正旦失火。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有酒氣也。列子。周穆王巡狩。時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云。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曰。臣有所

造能倡者。王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鎖其顧則歌。攣其手則舞。千變万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技將終。倡者瞬目而招王之侍妾。王怒欲誅優師。優師剖以示王。皆傅會草木所為也。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閻澤字德潤。志好學。家貧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覽窮群籍兼通曆數。由是顯名。仕為中書令侍中也。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常賣卜成都市。日閱數人。得錢百文。則閉肆下簾。戴烏帽專、未詳所出

叔寶玉潤 彥輔氷清

晉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發。舅王濟歎曰。珠玉有側。覺我形穢。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如氷清。女婿如玉潤也。

晉樂廣字彥輔。神色朗徹。衛璪見而奇之曰。此人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此人鏡、晉書若氷世說俱作此人之水鏡、朝鮮本亦同于此

衛后髮鬒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衛后興於髮鬒。飛燕寵於體輕。前漢武帝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公主家謳者。帝過主家。獨悅子夫。遂從帝入宮。遂立爲后。漢武故事。衛子夫得幸頭解。帝見其髮鬒美而悅之也。

前漢飛燕。成帝趙皇后也。初生父毋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公主家學歌舞。帝微行主家見而悅之。召入宮。立爲后。女弟爲昭儀。貴傾後宮。西京雜記。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二人並色如紅玉矣。

玄石沈湎　劉伶解酲

博物志。劉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酒。至家而醉。其家不知以爲死矣。以棺斂葬之。酒家計千日滿。憶玄石醒矣。往視之。其家云玄石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晉劉伶字伯倫。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

之。曰死便埋我。掌渴求酒。其妻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當祝鬼神誓斷之。汝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乃飲酒啗肉。陶然而醉。

趙勝謝黵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有樓臨民家。有黵者盤跚行汲水。美人居樓上見而大笑。黵者造門。請所笑者頭。勝笑應云諾。終不殺。賓客因此稍稍引去。勝怪之。客云。以君不殺笑黵者以爲愛色賤士故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黵者門謝焉。客乃復至。

說苑。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啓王趣火視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令群臣皆絕去冠纓而上火。盡懽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却敵卒勝之。王怪問。乃夜絕纓者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性惡來。惡來多力裂虎兕。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時飛廉居北方。作石棺而免也。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晉趙孟字長舒。善清談。面有疵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也。

七略。田駢好談論。時號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晉張憑字長宗。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欲詣劉惔。同學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座。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座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座皆驚。惔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且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遂言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裴頠字逸人。弘雅有遠識。樂廣嘗與頠清言。欲

以理服而顧辭語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顧爲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也。裴顧字逸民舊註作逸人者蓋避太宗諱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避西京之亂。往荆州依劉表。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魏志。曹植字子建。善屬文。下筆成章。謝靈運曰。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鉤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少爲郡吏。以廉潔稱。遷京兆尹。發姦摘伏如神。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問羊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其實矣。佗人效者莫能及也。

前漢桑弘羊。以心計用事。年十三爲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言利事如折秋毫也。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

於幕中。故曰幕府。

前漢霍去病從衛青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帝爲治第。去病辭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上益愛重之。

酈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酈寄字況。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祖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大將軍。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紿祿。祿信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

酈寄賣友。

前漢紀信爲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詐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城西門遁去。及左右視之。乃信也。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晉王湛字處冲。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惟父昶異焉。閨門守靜

不交當世。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析玄微。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調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仕至汝南内史。

左傳。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也。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遊說之士。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

前漢蘇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也。

南風擲孕　商受斬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性酷虐。掌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后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黥。其後趙王倫矯詔賜死也。

尚書。商王受斬朝涉之脛。割賢人之心。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爲人溫雅有蘊藉。及爲三公。

直言諫諍。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行。陛下不聽臣請自刎首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孟曰。臣聞主聖臣直。從船危從橋安。廣德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乎。乃從橋也。

後漢郅惲字君章。爲上東門監候。世祖嘗獵夜還惲拒關不納。乃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日。其如社稷何。帝深納之。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少聰明。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識車匠事後漢書本傳注載之）

前漢張安世爲人强記。武帝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令也。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蜀城之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遷中郎將。入蜀。郡守郊迎。縣令負弩先

驪蜀人咸以爲榮矣。按題柱事、出于華陽國志、史記注索隱已引之、徐氏本別引舊注而舉此事、似未詳其所出、

前漢終軍字子雲。年十八而西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爲謁者使行郡國。持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孫晨彙席　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允公。家貧。織席爲業。明詩書。爲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蒙一束。暮卧朝收也。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甕牖。以桑爲樞。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過之曰。嗟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受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

爲之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令以後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顯宗徵爲尚書。時交趾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廻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賜庫錢三十万。拜爲右僕射也。

季札掛劍 徐穉致芻

史記。吳季札使隣國。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札心知之。及還徐君已死。札乃解劍掛徐君墓樹而去。曰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後漢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不遇。致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也。（古寫本無衆怪不知其故六字）

朱雲折檻 申屠斷轅

前漢朱雲字子遊。成帝時。張禹以帝師甚尊重。雲

上書曰。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
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帝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雲攀殿檻。檻
折。左將軍辛慶忌。即頭諫帝。帝乃解。後理檻上曰。
勿易。因緝之以旌直臣也。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光武時爲大夫。帝出遊。剛叩
頭曰。今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帝不從。剛以刀
斷馬鞅。帝乃止。徐氏曰。斷鞅未詳所出。斷鞅字出於
左氏傳。曰齊太子光抽劍斷馬鞅是也。又後漢書周章傳曰。前拔佩刀絶馬鞅。又
鮑永傳曰。拔佩刀截當胷。當胷即鞅也。或曰。范曄後漢書。申屠剛與鮑永、相接立傳。其事相似。因誤
以鮑事爲申屠剛者無疑矣。按李氏博采諸書備考證。引据不止一書。宜乎淺學者未能究其所
出也。又按杜預曰。鞅在馬腹。劉熙釋名曰。鞅嬰也。
鮑永傳所謂當胷即是也。說文以鞅爲頸靼。或引
左氏掉鞅。誤以爲軶靼車者。遂附會申屠剛軶輪事。
尤謬矣。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晉衛玠總角時。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者
傾都也。

晉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目之云。濯濯如春日柳。
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真神仙中人。

也（岡本披作被非是、古寫本行下有江字、恐行、）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國。春行冬還。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歸國也。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少子。年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孫權獻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臣。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舡上。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爲母事之。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也。

韓詩外傳。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杖汝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杖常痛。今母老無力。不能痛。是以泣。（徐氏改引說苑、又引十二國史云、瑜作俞、見行說苑作俞、未知孰是、）

舊註蒙求卷中考異

滕公佳城 馬悲鳴踣地不前、朝鮮本作悲為跑地不前、無果字、又無嗟字、古寫本朝鮮本俱有滕公夏侯嬰也六字注、王果石崖 朝鮮本、無問奮行之以下十二字、欲墮下、又有欲墮二字、作隘舍、無旦明二字、作至明不二志也、宋弘不諧 朝鮮本、作後弘被引史記、朝鮮本古寫本皆同、朝鮮本、比舍座作葬、買妻恥醮 朝鮮本、不事、作不、四十作五十為是、明年二字、作後字、周澤犯齋 朝鮮本、無以有問作往問、馬后大練 朝鮮本、無後景帝時岐嶷之性六字、顏叔秉燭 原本作故齊人曰炙輠髭、朝鮮本作炙輠髭、諸本作炙轂髭、古寫本作炙轂髭、故曰炙輠人曰炙轂髭、朝鮮本、無後景帝時通竟餓死矣九字、淳于炙輠 故曰炙輠髭、朝鮮本作故齊人曰炙轂髭、古寫本作炙轂髭、諸本作炙轂髭、古寫本作炙轂髭、故曰炙輠人曰炙轂髭、朝鮮本、無後景帝時通竟餓死矣九字、鄧通銅山 朝鮮本、無後景帝時通竟餓死矣九字、太眞玉臺 值亂敬引見帝令主屏風後因十三字、友作交、諸本同、朝鮮本、作後弘被引史記、朝鮮本古寫本皆同、朝鮮本、比舍座作葬、買妻恥醮 朝鮮本、不事、作不、四十作五十為是、明年二字、作後字、周澤犯齋 朝鮮本、無以有問作往問、馬后大練 朝鮮本、無後景帝時岐嶷之性六字、顏叔秉燭 原本作故齊人曰炙輠髭、朝鮮本作炙轂髭、諸本作炙轂髭、古寫本作炙轂髭、故曰炙輠人曰炙轂髭、朝鮮本、無後景帝時通竟餓死矣九字、淳于炙輠 故曰炙輠髭、朝鮮本作故齊人曰炙轂髭、古寫本作炙轂髭、諸本作炙轂髭、古寫本作炙轂髭、故曰炙輠人曰炙轂髭、朝鮮本、無後景帝時通竟餓死矣九字、鄧通銅山 朝鮮本、無後景帝時通竟餓死矣九字、太眞玉臺 值亂敬引見帝令主屏風後因十三字、友作交、諸本同、朝鮮本、作後弘被

古寫本俱作值亂雛、諸本作值亂雛散、古寫本朝鮮本俱無以手披紈扇五字、武子金埒原本引世說、今見古世說作金溝、注云、溝一作埒、郝廉留錢原本云、字仲翁、風俗通編錢匝地、金錢埒、作不載其字、未詳其所出、雷義送金古寫本朝鮮本俱誤作陳重送金、有人密投金、朝鮮本作罪人密投金、古寫本送官、誤作送棺、胡昭投簪擊虞贊、見李善文選北山移文注、曰擊虞作徵士胡昭贊云、王喬雙鳧朝鮮本、無顯帝時三字、詣闕作詣朝、華佗五禽諸本無年向之入導引上有當字、而無血道二字、程邈隸書系囚十年、朝鮮本作幽囚十年、楷書作楷字、史籀大篆朝鮮本、無十五篆篇之篆、王羲魚盜諸本無元令二字、朝鮮本、立威名上有刑字、朝鮮本、無曾為獄吏積功至廷尉後十字、郡人、古寫本作群人、朝鮮本、作群、無人字、恐誤、朝鮮本、作群人殺上有戰字、漢書作鬬、朝鮮本

所職、作職所當禁、賈琮褒帷古寫本朝鮮本俱誤冀州作鄭州、百城作百姓、其風下、有莫不二字、郭賀露冕諸本依范書、襜帷下闕露冕字、當有所出、馮媛當熊原本、馮昭儀作馬媛昭儀者誤也、古寫本亦有媛字、諸本無之、班女辭輦朝鮮本、無況為邪之況、不臣之訴、作不信之訴、上善其對下有以金百斤賜之六字、古寫本、作賜金百斤四字、董生下帷諸本無後園之後字、平叔傳粉諸本夏日作夏月、古寫本作日、與此同、弘治凝脂神仙中人上、朝鮮本有所謂二字、楊寶黃雀齊諧記無宇文園三日、今行齊諧記作十餘日、毛寶白龍朝鮮本、東岸作東崖、宿瘤拯桑朝鮮本、即不識作恐、漆室憂葵朝鮮本、不識、漆室吾二字、奔走作奔亡、夏侯拾芥長翁、諸本作長公、阮簡曠達二十年、朝本作三十年、竹林七賢論亦同、袁昂俊邁朝鮮

本無尚有負進以下九字、一賭作一擲、抹布帽作探布帽、世說亦同、宇本作操。蘇武持節匈奴、朝鮮本作使匈奴。郭巨將坑三尺餘、諸本作二尺餘、文云上云、無朝鮮本有有字、宇本岡本作釜文字。范蠡泛湖古宇作世字、以為陶天下中下有諸侯四通四字、無產業之業、貧交友疎遠昆弟、作貧交疏昆弟。文寶雒柳諸左右二字、温舒截蒲原本臨淮下脫太字、伯道無兒朝鮮本、逢亂下、有而逃二字、無十字、又無外甥之外字。嵇紹不孤朝鮮本、敗績作敗衄去、無切字、諸本皆同、任選諸本作在所樣。文君當壚古寫本朝鮮本俱無四壁立之立、朝鮮本、僮百人作僮僕百餘人、漢書本傳曰、相如為孝文園令、古寫本脫孝字。甯戚扣角朝鮮本、粲爛爛各

欠一字、中有鯉魚、八字作中有鯉魚長尺半七字、適作繾、古寫本亦同、李善文選注引此歌、粲粲作嵯峨、曼曼作冉冉、宋、翁與學比齊魯上、朝鮮本、有盖字、無郡國以下十字、晏御洋洋原本引列女傳、作洋洋、晏子春秋、故作揚揚、徐氏本改引洋、今行列女傳既然、晏子春秋作揚揚、徐氏本改引、失詹注之意、朝鮮本無雖無德而不進、定命録曰、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多蹇剥、朝鮮本古寫本、都尉作太守、文選注引蒙求曰、趙壹坎壈屢剉蹇剥、坎壈字出楚辭、曰坎壈而不進、定命録曰、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多蹇剥、朝鮮本古寫本、都尉作太守、文選注引蒙求曰、趙壹坎壈屢剉蹇剥、坎壈字出楚辭、曰坎壈

請去五字、五鹿岳岳折其角有今傳之三字、仇覽樓鸞得無鷹鸇之志耶、徐氏本作得無少鷹鸇之志耶、從范書、首四字、閔損衣單朝鮮本、無苟全姓命十四字、韓信升壇度上不用以下四十二字、古寫本朝鮮本俱韓信作言於漢王曰韓信作言於漢王曰韓信亦引史記、古寫本亦同、徐氏本孝、母疾下有惡字、啓父上有

泣字、均平作平均、朝鮮本古寫本俱無而止二字、諸本無後待之後字、蔡倫造紙朝鮮本、後漢下有宦者二字、自此無不從用、朝鮮本亦同、零陵先賢傳曰蔡倫字仲敬、桂陽人、後漢書本傳作敬仲、孔伋縕袍朝鮮本、三旬作十旬又無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十字、蔡遵布被朝鮮本古寫本俱無克已二字、後漢書曰、蔡遵字弟孫、蔡邕倒屣王粲在外來謁、朝鮮本作王粲至三字、此王粲、作此王孫、諸本作此王公之孫、紀瞻出妓顧愷之欲之顧問、朝鮮本、作顧問帝恐衍、漢帝年號、朝鮮本、無帝字、故、朝鮮本古寫本作效、屈原澤畔漁父江濱屈平字原、雖騷曰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王逸注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曰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然則平者其名原者其字也、靈均者乃原字之義也、舊注誤以原為名以靈均為字、以屈原二字為其姓非也、朝鮮本、無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甚任之十二字、混濁上有皆字、又無安能以皓皓以下十三字、無悠然而笑四字、又無歌曰以下三十字、又無應邵注一家、古寫本亦同、孫鏦設瓜朝鮮本無作不六十步四字、古寫本鮮本古寫本無來字、權生亮及和休、朝鮮本古寫本、作權生亮和生休、蓋誤矣、服本作權生亮及休權孫和生皓、亦誤也、壺公謫天朝鮮本下樓二字、荀訓歷家朝鮮本赤眉廉除中郎六字、劉玄刮席朝鮮本赤眉下有賊字、馬安四至朝鮮本、作司馬安伋黯姊之子無道之君下有乎字、朝鮮本、無擧孝本、無擧孝捷類如此也六字、伊籍一拜徐

郭鮮借交 朝鮮本無短小二字、靜作精、適有天幸以下、作至年老乃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公孫弘曰鮮布衣以睚眦殺人大逆無道遂族鮮三十一字、朱家脫急 朝鮮本、無與高祖同時尚儒教八字、又無活字、扈延尅期 古寫本朝鮮本、細陽令、作漁陽令、誤也、盛吉垂泣 朝鮮本、無夜中省狀四字、豫讓吞炭 古寫本朝鮮本俱無晉人事范中行氏去而九字、朝鮮本無厠中之中、不可知、作不可識、乃搜得、作果搜得、持衣、朝鮮本作衣、地下之地 鉏麑觸槐 朝鮮本、無彈丸之彈、古寫本無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八字、又無有一於此四字 阬孚蠭目 古寫本、同是下有一字、曾無愧色 朝鮮本作於是勝負始分、初平起石 朝鮮本、無見其謹良便將六人金華山上、有又字、嗅無復雜樹四字 劉阮天台 朝鮮本、無有與俱二字、武陵桃源 朝鮮本無

覺火健七字、作有桃樹二人共取桃食如覺火健下山得澗水飲之并各澡洗二十四字、因過水、作因各入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十一字、度一山上、有又字、嗅劉阮姓名下、有如交嚮歡悅問六字、即來、作劉即等來、驚館華飾、作廳館服飾下、有無不精華東西各有八字、侍直青龍七字、作侍直青衣並皆端正都無男兒十二字、就所邀女家宿下有言語好美四字、而無家字、夫婦之禮、作夫婦之道、今來此與仙女交接十三字、作今來此皆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可樂十九字、天氣下有和適二字、鳥啼悲作百鳥哀鳴、慘作思歌吹作絃歌、送劉阮下有云字、從洞口出至大路、作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路隨其言十五字、得還上有果字、并作都、何處在作何所在、而下有今乃是既四字、王儉墜車 古寫本朝鮮本俱無王儉作王、常、又無牛字、李倫錦障 古寫本、豪華作豪美、而下有時有二字、朝鮮本、無帝賜愷珊瑚樹以下一節、劉禎平視 古寫本無牛字、胡嬪爭樗 朝鮮本、無上父奮二

字、有專房之寵、古寫本作若專房三字、鮮本無婦奮之奮字、許詢勝具古寫本朝鮮本俱無而體二字、優旃滑稽朝鮮本亦無之、東來下、朝鮮本有旁字、子平畢娶朝鮮本亦無當字、如我已死矣六字古寫本朝政上有阿衡二字、臨江折軸朝鮮本自注曰、軸一作柚、秋上有令字、無塊字、無益墳以下八字、傳作縛、六字、所為作為之、彥輔氷清古寫本朝鮮本俱氷鏡作氷鏡、玄石沉湎朝鮮本古寫本、無中山下酒家二字、劉伶鮮醒朝鮮本、無鬼神之鬼字、酒肉作酒食、飲酒啣肉、作引酒啣肉、趙勝謝慶朝鮮本古寫本朝鮮本俱作擊裂虎尾、朝鮮本無事對二字、又以字作有、趙孟疵面徐本、長舒下、有為尚書令史善清談八字、宇本注曰、事文類聚後集載此事不言出何書、五車韻瑞引晉書、范書無此事、或出于他晉史亦不可知也、潛確類書曰、晉趙孟面有疵點、號疵面尚書、亦不舉引書、田駢天口朝鮮本、作如天難窮也、張憑理窟朝鮮本、無為御閣所稱五字、又無下帝字、裴顏談藪朝鮮本、無及高祖崩四字、又無其子二字、紀信詐帝朝鮮本、無為大將軍四字、又無城西之城、鄭寄賣友博、作浩博、廣漢鉤距朝鮮本、無又無去字、燒殺之、濟叔不癡朝鮮本、仕至汝南內史上有後字、虞卿擔簦朝鮮本再見下有遂字、南風擲孕朝鮮本無點其二字、商受斮涉古寫本、賢人之心下、有固非人君四字、廣德從橋朝鮮本古寫本、倶無不聽臣臣請之下臣字、朝鮮本無首字、相如題柱古寫本、馳馬下有大字、無蜀汚作濊、人咸之咸字、榮下有寵字、終軍

棄繻朝鮮本、無軍問以此何為六字、端木辭金朝鮮本、無夫聖人以下二十八字、鐘雖委珠古寫本無班賜之班季札掛劒朝鮮本田作遝徐穉致芻朝鮮本不逢作不遇、林宗曰上有兒怪不知其故六字、古寫本無之朱雲折檻朝鮮本上問作上曰、小人作小臣、將軍上有左字、申屠斷轅宴安逸豫、朝鮮本作遊二字、帝乃止、作帝於是止逸仲隨馬朝鮮本、無春行冬還四字、蒼舒稱象朝鮮本無痕字、

考異中畢